談大衆傳播與佛教淨化人心

王琦

佛教，是釋迦牟尼佛覺悟宇宙人生眞理後，所創設的一種宗教。自佛教建立以來已有二千五百多年了，他那精深博大的教義、大慈大悲的宏旨，祇要能夠廣宣弘揚便能普渡衆生。佛教以慈悲爲根本，所以才能歷久不衰，而且能推廣到世界各地，深受萬民的景仰、信服。可是這要依靠大衆傳播的報導，譬如利用有線、電線電等傳播工具，以及經典文字的印刷，才能更加開拓人類的知識領域。因此處在目前大衆傳播事業發達的時代，要想使佛學在世間的每一個角落充分被應用，就應該考慮如何來善加利用大衆傳播，讓佛學的思想更能深入人心，淨化人類心靈，徹底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。

壹、佛學與大傳的社會心理

人類活在世界上，可以說無時無刻不與大衆傳播相接觸，而人類對於大衆傳播的需要，是根基於受了兩種心理本能的驅策，那就是「生存」與「生活」。人類爲了能生存與生活，就需要瞭解身旁四周的環境，以資適應環境，進而支配環境。佛學是世間至高無上的究竟學問，它是佛陀覺悟眞理之後所

宣說的宇宙人生眞諦，闡釋宇宙人生的來源，以及指示人類，應該如何去揭破宇宙之謎，進而透視一切衆生身心的本來面目，體悟永恒的眞理，和趣證眞理的方法，這與一般現實界所探究的學說不同，後者只談現世的生活，根本無法究極生命的來源。而且它與普通的宗教也有區別，一般的宗教把宇宙人生的來源推給創造主—神，對於現世人生的價值、意義，一點也作不了主，人生的一切，似乎都受到冥冥中的主宰者所支配著。可是佛學，却大異其趣，雖然人類的行爲，由大腦所指揮，而人心却爲大腦的主宰，華嚴經說：「心如工畫師，畫種種世間。」又說：「三界唯心所作。」可知心的作用眞是太大了。個人的心理深受社會心理的影響，所以如果引用大衆傳播工具來廣宣佛道，使社會人們心理中都充滿着佛教的慈悲，那就能普遍影響個人，而使社會國家甚至世界充溢著佛法的思想，人人的心靈也得到了淨化。

貳、佛學與大傳的特質

我們可將大衆傳播下一個定義爲：將人們心中所想的，人們所感覺到的，與人們所作的，利用各項傳播工具，以口頭、書寫、印刷物……等等方式，傳遞給其他同類還擴及有情類知道。這必須對每一項國內外所發生的事實，加以縱的探討與橫的比較，然後用具體的事實數字，報導出來，並且還追溯其背景，透過解釋而確定它的意義與影響。我們也可以說：它必須具有科學實驗的工作態度與精神，同時利用實地考查、問卷，以及推測等方法，求得絕對公正和準確，爲了完成啓廸人們心智，達到社會教育的責任，大衆傳播事業無法單獨存在，它必須融會各種社會科學的智識，透過科際整合，而充實它自身的體系，進而可以幫助人們認識時代對諸般事項有全盤的瞭解，才能達到社會教育的目標。

佛學爲研究心靈的一種最完美、最奧妙及最澈底的科學。國父　孫中山先生就曾經說過：「**佛教乃救世之仁，佛學爲哲學之母。研究佛學，可補科學之偏。**」佛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透過自己心靈的實驗，而證悟了宇宙人生的最高貴眞理，他具足三身四智、五眼六通、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等等超世間的精神能力；尤其他所留傳下來的佛法

，又指示我們欲達到最高的智慧，必須先除去心靈上的三毒—貪、瞋、痴。而要除去三毒的最可靠方法就是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等六度，還有正見、正思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等八正道。佛學的崇高理想就是慈悲平等的，因此唯有透過佛學的修行方法才是達到人類最高智慧的道路，解放人類心靈的最有效方法。因爲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是弱肉强食的世界，絕無和平可言。而倘若貪、瞋、痴三毒充滿在人的心靈當中，就絕對產生不了最高的智慧；沒有最高純淨的智慧，那麼人類自私的本能及貪欲絕對沒有法子去除。對於儒家的天下爲公、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明訓，自然就會變成空言；等到國與國、族與族的利害相衝突時，首先便是惡言相加，繼之必訴之武力。對治之方，以佛學爲最根本、最有效。

佛學的本質及其應用的方法，不是玄學而是科學；佛經最喜用「如實」兩字，「如實」就是「恰如其實際」的意思。對於一切現象用極忠實極客觀的態度去考察、解剖宇宙與人生所以成立的要素及其活動方式，並且還可以進一步批評它的價值，換言之，佛學是理智的結晶，在科學上是有它的立場，在哲學上更有它的領域，而且它的學術範疇絕不止於它的本身，它與其他學科也發生緊密的關係，譬如它的宏傳與大衆傳播工具的關係，就是一個例子。

叁、佛教與人類心理

當佛陀在領略了宇宙人生的眞理，並且證悟了這種眞理而成就佛道後，一直就可以般涅槃，獲得永恒的自在解脫。可是，佛陀絕不因自己已經獲得安樂就夠了，由於他的悲心深澈，憐憫那些還處在煩惱糾纏、痛苦不堪的衆生，他爲了要使衆生與自己同時獲得安樂解脫，就把自己親證的眞理弘揚出去，令一切衆生也能步佛陀的足跡，走上覺悟解脫的大道。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僧團制度、三藏十二部聖典、雕刻繪塑的佛像，以及塔寺的宏偉建築，都可以說是佛陀教法的代表。從這些人與物中，可以讓我們去認識佛教，啓發對佛教的信仰，進而探討佛教的眞實義理，把佛法活用於日常生活中，將罪

惡糊塗的人生，改造爲善良的、智慧的、純潔的人生；由作一個無缺陷的完人，最後達到究竟解脫的境地。這就是佛教存在世間的最大意義和目的。

人生的內容，切膚而談，離不了生活。人類在諸種生活的感受中，如果過得如意順利的話，就會覺得人生充滿憧憬和希望，自然就會產生樂觀，而感到人生有意義，生命很可貴；但是，如果生活處處不如意，逆境多於順境，終日在貧窮及痛苦中掙扎，就會感到人生毫無意義，生命的價值幾等於零，於是自然而生起消極的觀念。所以，我們可以說，人生的快樂或悲哀，都是建築在客觀環境對自己的影響上來決定。一般人由於迷昧緣起的道理，總把這五蘊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）四大（地、水、火、風）的精神與物質假合的身體，認爲是實在的我；因爲有了我，即有我所—屬於我的一切，由此，一切身心的活動，便以自我的利益爲中心，爲擴大自我的佔有慾，而奔波、營役，弄得苦惱不堪，能逞所慾，雖然有暫時的快樂，但是在未能達到慾望的滿足，便拚命追求，等到了手以後，又患得患失，失望時又會悲愁憂苦。這都是因爲我們的純潔心靈爲物慾所障蔽，把一切認爲是實在的，所以處處都是障碍，處處都受到苦惱。由於無論何時何處，在人們的心靈中充滿了私我和物慾—愛及所愛，所以世間就出現了勾心鬥角，人我是非，流血殺伐，你虞我詐的種種可怕現象。

佛法廣被於世間的最大任務，是以緣起性空來覺悟迷昧的衆生，讓他們能彰顯自己的本來面目，淨化人心上的種種自私自利的我思、我見、我愛、我貪，改變生存競爭，爭强鬥狠的思想，養成人類互助共存的美德。因此，今日的人類，急需要佛法淨化人們的心理。

肆、對佛學與大傳應有的認識

今日世界分爲東西兩大集團，西方以文明物質著稱於世，推究其原因，是因地理環境及學術等因素才養成他們富有冒險與創造精神的天性，好勇鬥狠，偏於智勇，而少於仁德。東方人由於側重仁德，便以精神文明爲自負，不講究智勇，而儒家的仁義、墨家的兼愛和佛家的慈悲，都是東方精神文化的結晶。

近代西方的物質文明幾達於顚峯，而東方精神文明漸趨萎靡消沈。自歐風東漸，東方人咸以歐化爲尚，捨棄自己原有的文化如敝屣。尤其近半世紀以來，人心墮落、渙散、潰裂，無所依歸，因此現代的人類社會便呈現一種不安寧的狀態：人各爲其人，團體各爲其團體，而不顧他人他族的幸福，以至加以壓迫、殘殺，毫無憐惜，無時無刻不在逞其私慾私利而互相凌奪。所以烽火處處，殺機東伏西起，雖然有各種世界機構不斷在呼籲止息戰亂，警徹全球，但和平安寧，仍舊遙不可恃。這都是娑婆衆生迷妄執著，背覺合塵，才會不斷的起感造業而感受果報之苦。要想破除衆生的迷妄執著，除非是具有大慈大悲的菩提心的大聖者才有這種可能。

另外，近年來，有一逆流橫行著，那就是共產主義邪說思想的到處滲透，國際上姑息主義氣氛得逞。共產主義就像一個專會製造謊言的騙子，從一個謊言到另一個謊言，轉來轉去；人類的思想被謊言所蒙蔽，心靈也長期陷在迷惑之中，因此處在今日的世界要想挽回狂瀾於既倒，唯有以眞理來對抗謊言。我們知道，眞理就是大衆傳播的武器，而佛學經典中赴湯蹈火，冒險犯難，追求自由的積極精神，與博愛平等，悲天憫人的偉大啓示，是共產邪說謊言的致命傷。我們有了佛學這利器，配合著大衆傳播，以雷霆萬鈞之勢，挾著沛然莫之能禦，爭取自由的願力，衝破黑暗重重的鐵幕，充分暴露共產主義的虛假和邪惡，將民主制度下的個人尊嚴與自由，去和共產主義下的奴役，做一個明顯的對照。事實證明，共產主義的謊言，只能欺騙一時，而不能夠欺騙於永遠，當謊言被眞理所揭穿時，就是共產主義的末日了。

佛教，是一種理智的宗教，它能啓發人生的信仰，開發人生的智慧，解決人生的問題。近世研究佛教的青年朋友越來越多，但以比例來說，認眞研究佛學的人仍不多，一般人信仰佛教，只是爲了祈福消災，不知道佛教的內容爲何物。有一些對佛學雖稍懂得皮毛，但又會覺得佛學太深玄，太難懂，而只是望洋興嘆，不肯眞正發心去研究。又有一部份的學者，把佛學當作是一種印度哲學去研究，並不把它看成一種有活力的宗教，一種解決人生痛苦的方法去研究和應用。儘管他們對佛學的理論造詣

甚深，結果仍然他是他，佛法還是佛法，研究總歸研究，二者絲毫不發生關係；正如一個窮措大，得到了大批珍寶，却不知道把它應用於日常生活之內，仍然衣衫襤褸、餓著肚子，把這些價值連城的珠寶陳列在家裡供人賞玩，這又是多麼滑稽的事呢！總說一句，這些人對佛教都還未能正確的認識和了解。要知道，佛陀的學說，也和孔子的學說有些相類同，正如法舫法師所說的：「佛法雖然精細圓博，但是現實現用，不離開人生的。」所以我們可以說，如果離開了人生，還談什麼佛法呢？由上所述，可知佛法與現世人生關係的密切了。

伍、結語

當今的佛教界，正在接受一個更大的時代考驗；因爲雖然它已經有了兩千五百多年的悠久歷史，而擁有廣大的羣衆基礎，可是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，不惜用各種最卑劣的手段，來破壞它，打擊它；一切不科學的、迷信的、開倒車的帽子，硬要給它戴上去，似乎非要叫它俯首認罪不可，眞是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」不過站在衞道的立場，我們是不必害怕的，因爲到底「事實勝於雄辯」，虛僞終究要在眞理面前低頭。佛教既有那麼博大精深的教義，和歷代祖師大德在每一時代及社會所發生的人格影響，它足可以對付任何一種邪惡的力量而有餘。

總之，世人若能共同研習佛理，再利用大衆傳播將佛理廣傳鐵幕地區，讓世人共明眞諦，覺悟宇宙萬物的眞相，則世上種種雜染，種種不淨，種種苦惱，都無足繫念，而貪著留戀等癡惑，自然不生；惑既不生，業自清淨；業得清淨，苦也不復存在。對個人來說，身心的淨化可由此得到，推廣其範圍，則盡虛空界遍法界的有情衆生，都成「菩薩」，那十方世界與我們所處的世界，也就成爲莊嚴淨土、人間樂園了。

同時，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我們只要把佛理毫無保留的廣傳到世界各地，那人類必能用自己的理智，作公正的選擇，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上，爲剷除共產邪說及淨化人心，而共同努力。

—本文榮獲康年獎學金。